

紀元二千五百四十年十月刻

服部誄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東京

奎章閣發兌





著誠服
述一部
東京新繁昌記卅編

邊
2254
5-4



2254
5-4

行刻月十第卑四卅百五千二元紀

服部誄一著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東京

奎章閣藏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目錄

博覽會

臨時祭

附

說教場

開帳

夜肆

附

西流歌

雜商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目錄

麥湯

西洋斷髮舖

新繁昌記四編目錄終



東京新繁昌記四編

夫人之知識者，生於聞而長於見聞。一事則移左腳，見一物則進右腳。近世則逾前世，今時則倍昨時。明年之進步笑，今年之矇昧也。必矣。以當今景況比之，於慶應以內，則進步之隔階級，恰如井底一蛙出於世而吞万像，其力能載地球而匍匐於天。古今物類藏於目下，內外事情記於臆底。智益開明，識益廣大。

博覽會

夫人之知識者，生於聞而長於見聞。一事則移左腳，見一物則進右腳。近世則逾前世，今時則倍昨時。明年之進步笑，今年之矇昧也。必矣。以當今景況比之，於慶應以內，則進步之隔階級，恰如井底一蛙出於世而吞万像，其力能載地球而匍匐於天。古今物類藏於目下，內外事情記於臆底。智益開明，識益廣大。

實如易人耳目然何所馬骨人歌妓藉鬻一媚言而
昇公侯之尊姐彼迦陬生列學員簿受三顧命而登
台鼎之爵位等則瑣々細事不足以為異元有其才
而唯磨其垢功德之所致非有猫變虎愚化智之大
沿革也人弘其知識則世界事物無一可異者雖妖
魔亦然矣昔日画工九山氏創描幽鬼之想像被髮
尖腰蒼顏瘦臉眼眸如含千恨淚口舌似訴万緒怨
人觀之則神魂震慄身毛直豎曾唱幽靈二字則足
以止孩兒一夜之啼聲後世形之於演劇場寫之於
落語家如重女阿岩之亡魂人見而相狎兒侮而不

怯蓋知幽靈之為物真如劇場一物燐火非可異鬼
面鬼聲斷無是理也雖乳兒不見其實物則不曾信
之亦不曾異之今日則以查卒代幽靈曰巡查來則
啼兒忽默是兒子之智非加其量唯觀其實物而真
生其恐懼也万物邈其原而能究其理則宇宙之間
概無可驚者特可驚則在人智目今之開明武藏當
年荒涼原為鳥啼吾孀之荏戶城又改稱東京而為
花開九重之大都會實可驚之第一也世人目擊其
煥易知識隨開而不敢異其沿革前日有人於茲曰
能一日而奔長崎一月而到歐米則人聞為狂兒耶

見為天狗耶必不有信之者也見海有火輪船陸有
鉄軌道而始信之今日乘其船車而不驚其發明輕
氣球若流行於都下則人必為與人車一樣觀余輩
亦遇這隆世依然赤貧而不化福神者獨可異之一
也知識之生長於聞見恰如始飲一滴酒而終傾一
大白不覺而進步者也若有財力則能一巡五大洲
而可弘其知識然世有禍福人有貧富國民盡不能
巡行世界而觀其實景也雖泰西諸國未能使庶民
皆知万国故設大小學校而專培養人智讀地理書
而知世界地形閱歷史文而識万国事情而記者之

智亦有廣狹書亦有異同又不免傳聞之謬謬如新
聞誌亦然未可盡信其書也於此設博物館而聚世
界品物坐而使知万国之景况次之以博覽會而新
人耳目蓋隨人智聞有發明事一事不必其物
亦有生百是所以閱博覽會而補博物館之闕也如
我日本自政權遷武門來公伯割授雖有美物名產
秘而不使輸之因襲之久以我九州為天下安其
管見而不敢求之於他慶應以降万機一新解人氏
束縛而設幾多學校使人智廣及全世界今又閱博
覽會而網羅内外之万物以許庶民縱覽是即使人

智長於實見也。決非如質唐人閱書畫會者。余記其概畧。欲以告僻邑井蛙。博識先告然物品之多。文筆之拙。不能記其一二。唯摸其形容。爾觀者詳欲知之。須到博覽會社。投二錢。而實見之。即揭榜文。與閱帳說教榜等。並立在於日本橋頭。數室之間。長架重層。低欄曲折。千器万具。整齊陳列。古奇新珍。櫛比鱗次。佳俗雜居。和漢混淆。與骨董家之肆店一樣。中央設小臺。而矢幾箇。方匣縱橫區劃。以署貴品。與微物。露顯黑綴。星光羅列也。似割烹亭之碗架。万品隨其類。而異其室。先安置鳳輦於前室。

右側大方四尺。而形如小宮。烏漆金鏤。紫幕耀々。翠簾晃々。望之儼然。近之莊然。觀者鞠躬而知有其靈威。玄閣正面有一大地球儀。先為使知世界地形。而後示其產物。耶第一室集古物舊品。缺瓶半腹。則奈良皇城之所。用碎瓦一片。則鎌倉幕府之遺物。釋伽手筆之經文。神農自製之藥草。癸某塚墳所得之鈿。斂則渾身腐爛。或想藏於大地。腹幾千年。開某神帳。奉遷之明鏡。則全面陰翳。果是隱於天嶺窟。百万歲金貨銀幣。大判小判。恐經石川熊阪二大盜之手。采珊瑚。琥珀。玳瑁。隨子。疑自柳原切通。在之西露肆轉。

賣一架則陳官服袞龍躍於聖袖者則御即位之正
服七曜輝於宸襟者則大嘗會之祭衣一塊電光乍
認金冠比聯珠影始見石帶楹子骸骨未粘飯粒何
思一位之爵鳥鳥雛形曾無羽翼此是武士之冠緇
衣黑於烏赤袍赤於狐長烏帽子如壽老人頭素襖
大紋似布袋坊面側有繡裳可知是女官服緋袴之
緋濃於小町緋唇白綾之白清於楊妃白膚三尺垂
髻髮曾招業平朝臣十二比翼衣舊泣中將維盛紫
式部之綿綺褥稻田姬之花樣裳彩霓重襪紅霞濃
抹第二室則收羅古代之兵器紅鞞甲冑金鏤馬具

綺羅數星光輝奪日形弓差剛或應三位賴政射怪
鳥之弓羊頭鳴鏑殊大想八郎為朝貫賊船之箭陣
大鼓曾鳴不平大馬印屢揚武名羅城門城門蝶缺
知共信倘係渡邊綱功大江山鐵擡即源賴光獲
菊池之千本鎗全一貫千首權五郎之大刀曾東斬
百敵辨慶笛出於高館古跡義經袴獻自蝦夷人手
信玄大兜植毛不似法師頭秀吉面甲帶敵自如猿
猴面楠公短劍後醍醐磨忠光於千古義士提燈照
義名於今世刀劍架上有龍吼而水滴者即是五郎
入道正宗青江下阪千壽村政位列其左右電光掣

空青蛟蟠野一架則茶器古則益古舊則益奮器皆
醜自具極頑躄一奇一佳自有風致千利休翁杓子
不知其名則不充一銅錢價浮世又平彫物若其質
物則何如三文切飴草廬之漱壺曾受族三顧山
寺之缺釜今為豪家一寶樂器則陳其後架焦尾之
琴青葉之笛琵琶華篋絲竹金石官商繳如徵羽繹
如皆出於斯十二絃古來能斷英雄腸三線絲今日
巧飛少年魂一方楮紙一方雜墨雲葉飄颻烏汁疑
結筆頭在傍未放薜蘿越前楮先生與上佐矮紙子
越前製本書紙比肩南都平章事隣東京管城侯相

交東郵之繭絲總野之木綿又陳又排綿布絹帛紅
白相映綾羅錦繡金碧互輝七十餘州之布帛交錯
競美枕籍鬪彩可知經百婦手來成一點抹紅阿娘
之紡績數痕泥淚寡婦之組織山城縮緬履於彩霓
薩摩藍衫涼於流霞甲州縞稱短命結城紬甚長壽
八丈鳴於黃西京高於緋越後之縞締玉川之絲纈
經綵緯縞花彩鳥紋百種千色織出於一室內中庭
忽見隕星之光煌々輝々炳乎射人即是日本第一
黃金之魚虎以之為博覽之會主一鱗價足以起一
家願以二箇鞞九易其一片聞有八丈四面狸之鞞

丸亦出之於博覽會可得一大商利其狸果產何國乎開明之時世他日必輸自海外來

磁器瓷瓶珠々壘々酒壺花瓶水甕火桶帶錦色者

則山城肥前之名產漆碧紋者則美濃尾張之精品

近世陶工之盛造巨大燈籠出會者高過六尺不與石造如

小便桶殊大雖連數尺發不為狹欽具銅器亦與陶

物伯仲石榴砲丸可斃百人尻籠銃双手能放萬

丸鉄瓶圓於地藏頭銅釜大於地獄釜獸面爐坐鴨

脚架立銘鉈鑿鏈短長相隣在一隅本邦及物最為

利雖菜刀足以斬鉛魚背骨况刺身庖丁手一室則

數種漆器描金香盒銀鏤書匣篋筒桶爐平滑流油

光澤鑑人梨地之高机或是石山寺之遺物烏髻之

書架想應小倉山之寶器縫針匣粧鏡臺是非中將

姬之愛品必屬阿輕之道具如農具與工具陸續交

錯雜居於一室紫山子之笠權兵衛之蓑孤播種之

鋤亦在其中耕種器械一切疎粗非奇非佳泥泥泥

糞固雖無可觀者人間生命全係這物瑞穗國名生

自一犁頭百穀千菜無不生自是善用之則富不用

之則貧國家盛衰畢竟在這未耜如我瑞穗國開墾

之術最為盛穀類多於庸醫百藥篋筒青菜多於觀

音十手指頭草實木果等物如塵如土山有栗隰有梨桃三年柿八年而結實紀州之柑船鳴名於結妓口外山之乾柿竟味於娼婦尻甲州之葡萄亦美於腐儒氣味酸今列此會者藏玻璃筒而密緘其口概係外國產恰如隔牆見處女唯觀其面未嘗其味不知勝本邦產乎否獨以椰子實為奇品能琢磨之而如膝行罽九者可以代杯杓較近鑛山之術亦至盛大金銀鑛窟不為少焉如佐渡金山有某氏所彫雛形即割獨木而為二片兩面摸其真景合之則為一山全面目真乎不異入其鑛山觀之是亦會中之一

奇品窟中恰如蜂巢也似石榴一則寫窟中景有把鶴觜鋤似鶴觜形者有擔蜘蛛網袋者荷土者浚水者凹處則架小梁凸處則懸梯子千辛万苦汗勞可想一則鑛夫之家景也有春鑛石為密塵者有篩鑛粒為水簸者有九之者有鑄之者百手千掌艱苦堪察觀者必知金貨之貴虽財主有迷妓輩一片艷語而生擲千金之心者乎亦足為放蕩者流懲器一架金鑛一架銀鑛如錫鐵等鑛石碌々作山至合算海外諸邦產多於西河原之石夥於濱真砂之數或帶淡紅或含濃碧雖同一金鑛各異其色金鑛與銀鑛不可

得而辨此石，可能養強兵，又可能保政府，如金殿玉樓，女御侍妾，不足計何思。人間之貧富，國家之興廢，在一箇石躰。又列天然石於其左側，怪兒異躰，有妙頂禮奇者，有滅法界佳者，有如蟠龍者，有如獅頭者，富士石有焉，築波石有焉，珊瑚石、玳瑁石、連陰陽石，羅列如星，矢根石、菊面石等，不知其數。如陽莖石，長八寸，有許與妓戶奉安置金陽物，差同其大，夜娼亦足以飽。至竹木種類最為多，焉紫檀、黑檀、鐵刀木、紫竹、淡竹、孟宗竹、如松、樹杉、木苦竹、寒竹等物，斗筲何足算。東洋諸國所以富竹木者，蓋由藪醫者之多與。

木偶人之多，那聞泰西不曾生竹類，或所以名醫輩出。歟。一室有北海道品物，屋宇如鳩巢，編丸木而為小廬，衣服如荒布織木皮，而製鹿布什具，均不異。茶人玩物，聞土人頗嗜酒，以着陳外套，醉倒於冰上，為人間無上快樂。世人以為蕃俗，然聞化先生而沉面於酒，傾家脫衣，竟吐血，死者不鮮矣。以彼為蕃夷，則以是，可為其酋長，須近前一觀。這蕃物，免為其酋長。兩室有支那朝鮮器物，武內宿祢代百濟所獲香爐，如藤清正於蔚山所擄虎牙支那帝之獻物。朝鮮王之貢品可知。以累世振我國威於異域也。一室則

動物之集會毛獸頭多於狐之婚禮飛禽背多於雀
 之酒宴狼面與貪吏如不飽鸞眼同撈兒似無虛貓
 尾長贅於燕漢食官祿鷹爪利銳於奸商執算盤豪
 猪躑躅秦西飛行於日本鳳鳥翱翔聖代來儀於東
 京百獸十鳥奇蹄異翼三足之犬兩頭之蛇一兩頭蛇計
至頭分為兩國橋頭未曾見者多焉如魚類捕尋常
 漁網難獲物來鯨魚之骸骨鬚莖倍巨人脚脰胸之
 鬻髀眼孔如小兒頭河豚腹膨時於爨婢食薯芋鱉
 魚頭團圓於餉尼蒙帽粒三尺之蟹一丈之鮫遊域
 之物異國之產交錯擺尾枕藉橫鬣昆虫亦然螳螂

怒而見人蝙蝠潛而避世春風蝴蝶黃白交翼秋風
 蜻蚨大小連羽金鐘兒欲與金琵琶語狗蠅黃似債
 紡線娘織蚯蚓之笛聒兒之嚶幾種飛蟲結巢窠於
 一箱內瓦上從混沌之神代下至閻明之今日宇宙
 品物盡萃於目下此中未見者不過水虎之尻珠赤
 鬼之首級
 最後室則泰西品物蓋輓迤移自澳太利博覽會來
 也金鏤銀飾星光眯射珠器玉具水色滴瀝玻璃粧
 鏡佛國製品幅大於地獄焰魔鏡蠟石肖像伊太
 美於龍宮乙姬面古版器械一瞬可摺千紙紡績道

具双手，堪線百絲，左匾埃及塚山圖，埃及塚山，土中而觀古風於今日，右額英國議院畫，而誇盛勢於世界，婦人常袴長於塩谷判官，外套男子禮帽高於鎌倉府公，賴朝頭稱巨大頭顱貨幣必印國王頭，鷹眼龍髯，庶民揜之，而肛裏自生尊意，勿誤認刑場之梟首圖畫多，摸美人半身，玉臂雪乳，少年觀之，而股間乍生凸所，有或想西教之觀音，無毛筆紙，而書二十四字，速於蟹行，兩面紙翻而記五大洲事，細於虫螳，更紗之花紋，暗香欲動，羅輪之鳥紋，薄翅如振，白甕器之白甚白，紅飾物之紅殊紅，約臂環勝達魔。

耳輪防瘡袋，倍阿龜，松茸卷烟草，形欺老犬，陰莖蒸，麥麵大似野馬，生矢食物一切帶牛鼻腥，飲醬悉皆如猴釀，并其他品物雲集星列，其數不可算，坐而視全世異指而觀，万像物，千品万器無不聚無不出，其博賢其博覽全備，品固歸博覽不具物亦博覽如吾輩，愚物亦博覽會中之一物，戶鎖人定夜過二時，室內何物為人聲，歎曰：嗚呼吾弓箭兄弟，今日之薄命如何！上古與冠等辱為八幡大神守護職，奉神功皇后征三韓也，大夷國威於其域，從太郎義家討叛賊也，永鳴勇名於東郵，或射怪

鳥或驚翹魅武權全歸於吾兄弟奈須與一之中旭
 扇田原藤太之殺百足皆係我腕力如我墓目稱武
 門之秘術鳴鏑一鳴則雖惡魔怪鬼無不震慄有其
 神靈可以知也故食祿於我門者幾百萬近世砲銃
 之致危於邦內也噫吾權勢頓衰與兄等偕落魄於
 腐士家不觀天日已久矣形弓與弦離居白箭脫羽
 流寓而後憂悶如何哉不啻為塵煤埋身躰蜘蛛網被
 縛鼠屎遭泥千恨積於山万感深於海弓之寄食於
 骨董家者鰥膠之粘力亦盡而皮肉分裂彼侮而稱
 贅物是賤而謂地足或有遭切斷化警捧者或有被

縲絏為處垣者矢則一束三之為炊薪火葬於竈中
 豈雖欲不歎得乎余數輩列此會者真如脫虎口一
 箇鏘然振袖曰余亦有所同斯感慨余明珍信家之
 第一男也始父之生我也用鑿鐵造身躰百銀千練
 竭心力而漸成矣頭戴銀星辰額揭金銀形緋衣紫
 棠堅骨固筋君輩勁弓雖飛百箭乘余不少悖遠則
 驗於一之谷近則試於大坂陣終被養於大家而為
 愛子常入烏髯直室少不離養君側近來羅紗筒服
 頓受殊遇於我君余罷一朝而忽衰正是春晚春花
 委泥秋老殘柳凋霜禁錮於庫隅已數年幸而得赦

與君邂逅到底余輩零落如何哉服美衣者雖或遇
顧五月五日之飾物觀天日不過一年一四如吾從
弟既受辱於古鐵商手衣裝見剝懸繼賈櫓身躬見
解役鑄工家陷這塗炭皆係烏銃氏之跋扈也此患
何以能除此怨何因能報熱思將來再不可出於世
寧舉親族為容解物嫌砲工師而化銃一躬為獅子
心中虫則何時可能報其宿怨君輩羽箭速為鍛竈
炭可融得而容解余身是亦復離之一端也又一人
長歎曰吁汝聽余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凡幾何哉
僕原來某國之產曾斬惡鬼首或屠毒地腹入軍門

則不知誅幾百賊鮮血飽濺偉功屢顯遂以日本刀
名稱中世為某氏珍寶殊遇恩顧朝措余衣夕磨余
面出入不離其腰間先主人頗勤文武之業實為托
身之人戊辰之亂內外恟々象廐錯愕舊主不堪懷
慨而携吾奔東郵苦戰數回主人竟死於矢石間余
身亦蒙瑾為擒而從某氏數月既而落於骨董舖轉
賣東西受侮不少遇辱既多輒近脫刀者流之行也
吾輩直價比前日不過千分一雖高祖正宗顧之者
甚鮮矣僕終係奸商手而一家分散目貫則為烟袋
鍍具鐵錐則為紙商鎮子鉗與接葉則由帶金衣役

於錫工如銅綠與銀頭則飄然去不知其所在一身
又降將代小斧者既數回是故單身來於此也吾儕
偶雖有鈍性比之於異域產則其利不待論然世人
棄我利刀愛彼鈍劍者何乎兵器元保國之要具汝
鈍士以為玩物耶追想當年實不得不慘然淚下一
人切齒扼腕曰余零落如泥土至無容一身地距今
年以前出門則整堂士為前驅而街道猶狹
行人先認余頭而後知其主一治一亂世變物換僕
輩先弓箭既已為長物中尤長物連大鎗長身皆屬
舊蒲槍無曾顧吾曹者如劍君則僕令至落魄無家

系斷唯不過代斧斤伐竹木耳吾輩則無業可換全
身生鏽不知所為流寓商家者不見容其室佇立於
檐下而空待其腐朽子孫之斷絕已在目前君輩憂
心就與余身霹靂一聲又傍有人大罵曰汝等鈍兵
可惡々々說昔日之富貴歟今日之零落愚亦甚矣
其言皆係不肖己拙而嫉人長汝等百器雖襲來余
以數彈丸能可挫之我國若有外患汝何以能防長
槍不及飛箭不達蒙鐵甲披利刃豈然立望彼大洋
輿一箇彈丸若來則非汝等可支是所以余曹振兵
權於世界也我國由汝輩未全滅又未全洗兵士之

日弊即是開明之罪人，任縛，葬放大洋底，可矣。汝若改其過，則因其旧功，可以補防盜之警，兵員也。須脫旧習，從余命。余亦經幾變化，而成今。全備，廢棄火繩砲，則第一之沿革也。如馬具，革能與世開明，全變其旧樣，獨如弓箭，無所可用。汝眷族不如入神道家，守其秘術，以防外教來寇也。兵權全在余，掌握世界何物，又能出。余上幕內，乍有聲儼然，振衣曰：汝砲銳勿慢言。苟生我皇國者，皆余旗下之士也。抑迎汝於異域者，係誰？指揮是余，采幣之所令也。汝等謹聽。余言。余身不帶寸鐵，而能指揮百萬兵，余非軍將，未曾接

遇汝砲捨，余謂握兵權者何？我余若不用汝，亦不免為鐵商奴。苟為余主者，晒眼於兵書，上運謀於幃幕內，而後命戰於余。三軍勝敗在余，一身上故觀世形勢最速矣。迅變采幣為鞭或劍，改名曰号令。雖換名與形未失，指揮本旨如余。屬吏既一新，旧樣螺貝為喇叭，陣鼓為呼笛，旗章與大鼓，則唯變其形耳。汝砲亦一變其形，與余輩同。其趣，弓箭之悲歎，甲冑之哀泣，其情雖可憐，余未如之。何而已？獨銘刀有所可用。汝祖先名草薙，即三種之一寶人。豈棄之乎？然愛汝徒，則恐挽回兵士旧風。是余所深憂。汝誓可屬廢物。

陣幕從後據裾曰米幣大將勿獨高其鼻大將亦僕
幕中一人且君親父母遺骸既被辱於紙屑商手君
雖未落家名猶執權於兵器上其實如受外人指揮
何等面目能誇於人烏銃氏則異域產而非我國人
僕身雖下士官未改旧樣依然陣幕而兵器皆在僕
幕內僕若去陣營則敵忽視樂屋謀畧必洩謀若洩
則雖有百器狂言難成僕謂皇國旧大臣可矣群器
齊放聲曰汝以不改旧樣誇於是即旧幕也鑣倉
權威今焉在幕冷笑曰不谷既往不遺賢才則當令
之美政身雖旧幕天不棄余才而貸余以菊花紋汝

砲輩能向這菊花發耶余不執一凶器而橫行於邦
內人皆畏敬而平伏於余脚下汝等猶能發慢言耶
時有警蹕聲錦影晃然曰汝百器議論朕在簾內具
聞之汝百器皆同朕臣也用與不用只在朕心何又
爭其優劣古以弓箭守我國今因砲銃保我國砲銃
亦因有弓箭旧功而生也况槍劍乎朕非敢棄旧採
新特以是換彼耳汝百器皆有其職隨又有其功非
與汝有司脇力朕抱日丸獨焉往汝百器其黽勉群
首服於一錦旗下

金鋪代尾搔首曰吾日熱思吾身將來無一樂事憂

心悄悄如津失舟又歸何處一榮一枯浮雲遮月吾
心之愁雲如結凝而不散一歎一悲暴風如花吾身
之金花如掃衰而將落嗚呼世事如夢真不可恃也
喟然而歎潛然而泣古瓦從傍撫其背曰君勿悲歎
天下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余少也貴矣曾住福
原御所屋根當時平氏之兵勢如激浪包山清盛之
權威似飛龍躍天公卿之車輻於我庭諸侯之馬嘶
於我門官女競花管絃湧海酒池肉林又舞又歌余
坐其上而實覩人間無上快樂時去運傾夢醒興空
奢侈之平家固無二世數年而源氏動風起於東方

平氏親族與秋葉飄颻於四方而忽以余屋如烈火
滅一年而棟傾二年而屋崩吾身竟埋沒土中不覩
天日幾百年何思遇昭代得再與諸君比肩於壇上
運命固在天用行舍藏樂天而已金鋪又歎曰我與
君則同是屋頭人位置雖同遺恨更異余在名古屋
也住名城搢頭日本國內無不知余者余名與天逆
鋒頤頤時勢一變而命余東下促駕不止固余所不
欲婦孺亦不肯去故國想到吾妻則直係鑄幣師身
躰被分析必不免其死雖然主命之重不得不奉生
從受辱於他方寧不如自死夫婦接尾將投濠中余

又思世人見二人死恐下情死汚名情死汚名典黃銅通死亦不得忍耻掩淚而來東京余心與士族離群一樣加之夫婦離居一夕不同其衾聞婦渡歐洲絕不知其安否余幸而雖未就死地與腐劍缺瓶等汚物同受庶人玩弄心之耻如被囚戶拘引為街頭觀物終此會則諸君復可歸其故鄉余身由有貴價到底不免鍛竈之死恰如抱壁沉淵噫如此感慨何說了而又泣下腐劍磨鏽缺瓶開口憤然共進曰汝金鏞汝頑愚何故輕侮吾輩々々神代之功臣也久蟄土中如野有遺賢今遇微顧者所謂舉人才之本旨也汝聞

口則稱貴族是猶旧疾說往事今世之所深耻也且汝雖為貴族未曾聞有旧勲我劍則在神代討賊我瓶則事皇祖供飲天恩其旧功遥賜吾輩於都下也余反耻與汝並立汝無用之贅物不如一箇盆石鏞振金鬘露銀牙曰汝不具物勿慢吐世言余若脱一鱗則可得買汝曹數百名盆石者何物若不遇其人轉於道路遭馬矢浣盆石教然起曰余為無用玩物固不俟汝輩言然余性有美質而非人造物擲千金容易不可得故受人愛顧而常坐床頭且余髻髻鬚富嶺頂上帶白色則如冠水雪腰間含碧紋則似吐

雲雨是皆天然之妙造也在家不變入土不化鐵劍
則生鏽瓦瓶則必缺黃金亦出則忽變楮幣皆不如
余磐石難得也汝金鋪推其本則佐渡之砂石不異
何所馬骨為封侯亦何足尊鋪乍起身曰汝小奴能
侮貴族乎闔會万物合其全價不過余一身價余將
賣半身而使役汝等於尾下又何言焉金麟皆豎銅
背半裂奮然已欲飛去香爐轉來扣其鬢曰君請坐
聽余說君為高貴世之所能知也斗筲古物何足共
論余亦雖曾要貴權本來贅物無用則亦無價故不
敢說曰君身不論新古為世界寶貨苟與彼輩交言

則如自澆其身請又勿言請又勿怒香爐故燒一香
道世事如余烟消則無跡議論亦然亦有何怨鋪傾
頭曰余豈敢好辨哉彼佞言逆余耳余不得敢默止
也香爐噴烟曰君曾止死者恐受黃銅名也今與余
輩頷頷則非鈍刀古瓦儕必不免為石香爐上俗呼
志古彼下黃銅不亦一階乎鋪笑曰子言真高論高
國音與余亦非有異志世俗有怨曰異志
香如臨時祭附開帳

上下神祇本祠末社無慮數千所在無不見華表行
處無不聞鳴鈴殊以日枝山王神田二神為大社芝

口有神宮深川有八幡赤阪之氷川湯為之天神等
 屬中社琴平社鳴靈名于虎門水天宮鬻冥福于濱
 坊其他安置新社者亦不數大小祭祀益繁益盛老
 幼群列傾海湧山從來以日枝神田為都下兩大祭
 事隔歲行之二神之產子以日本橋為其境畧在争
 華美共競新奇錦繡塗地綾羅掃塵傾囊賭豪以為
 一壯觀名妓束雲鬢而擬俠男紫衣緋禪艷粧威飾
 二人鳴柝木玉人曳鉄棒徒行而為山車前驅麗娘
 蒙翠鬟而學俳技長袖寬帶花顏柳腰十女模她樣
 二女寫武裝舞躍而為神輿後殿物色之美麗人心

之狂譟實驚儉眼然箇是不過一祭日戊辰以降神
 事祭式一變旧風更稱臨時祭者起先祭數旬橋頭
 街上揭榜文曰某社臨時祭自某月至某月與佛閣
 開帳甚同其趣或與釋迦佛共有自返方遷祀者釋
 迦佛仰東京賽錢增尊躰光天逆鋒來野頼東國
 奉物瘞靈身銷神遷佛來靈趾妙脚輻輳於都下富
 士講之錦旆飄於品川成田社之綺幟閃於千住男
 女排陣鐘鼓整隊邀神聘佛先祭已為一祭事蓋敬
 鬼神而迓之者亦神佛一新之繁昌
 本社正面奉安白幣左移神木右立錦旗莊嚴裝威

華美輝祥，一双吉鼠供海味百種，新菜獻山珍千點，燒燈衆星照靈，万顆積餅明珠敷德，一箇賜神酒，一箇賣靈符，賽錢兩拋，打鼓雷轟更安置，一明鏡設高壇於其前一箇，神官衣冠束帶坐壇上，說敬神愛國之道，聽者滿堂，爭席占地，一席則往年博識，隱居一席，則近日入學，丁稚老媪五六合掌，俠男六七接臂，橫坊外，妻裏店，新婦番頭手代，士農工商，男女老幼，雜居混淆，大小連頭不異，團子肆前，教導振白幣，徐徐說出曰，夫我日本者，万神統御之瑞國，有其靈驗，冠全世界，抑伊邪那岐伊邪那美，二神立天，浮橋執

天瓊子以探滄溟，鋒頭水滴凝成一鳴，形如蘆芽名之曰，馭廬嶋，二神降臨其嶋，生邦土山川生靈万物，是我國成立之始端，天祖大神則，二神之長女，大神御，高天原照臨世界，大神避弟素戔嗚命之暴行，入天石窟，六合忽暗黑，群神懸鏡奏樂，大神啓戶，微見之，四海復明，其時之靈鏡即是也，須近前拜一拜，大已責命少彥名命經營國土，愛恤蒼生，禳災療病，百姓聊賴，而後皇統一系，万古不易，終為安樂隆盛之一豐國，汝蒼生今日浴無量之德澤，皆天祖大神之恩賜也，神不崇乎國，不尊乎往古，蒙古之寇我西邦

也神風一起覆賊兵船神功皇后之親征三韓也神
兵一怒鑿毛唐人神德不亦大乎國威不亦盛乎須
拜一拜天祖大神則我國之始祖而乃汝蒼生之產
神故以敬其神愛其國為人民之本分汝父母則大
神之苗裔汝若不孝其父母是不敬神也汝室家則
我國土之一分汝若朝服素餐苟懈其業是不愛我
國也天祖大神之明鑒乃赫赫日輪常監萬民勤惰
直降賞罰可不恐乎可不敬乎汝身服膺神國教意
口唱天祖大神四字十萬萬災必禳除造次必唱祖
神顛沛必稱祖神苟勿唱一遍念佛此時婆群鳴數

珠摩一摩低念南無阿彌陀佛更連捧雙手合一合
高唱南無妙法蓮華經南無阿南無妙阿々妙々神
教忽混佛恰是似白幣與佛子戰一生引其袖曰汝
如不奉神教然何不唱祖神翁婆道得聽這靈驗真
妙之教全係如來祖始之具德南無阿南無妙生道
汝必不免神罰汝眼忽失明汝耳忽失聰汝命亦恐
還高天原翁婆震慄一心真又唱南無妙南無阿講
師曰祖始與上人為難養近之則不尊遠之則瀆
錫商養買魚鱗相連酒壚茶竈犬牙相接三伴五伍
假榻而憩一榻喫茶一榻呼酒又茶又酒一群鳶肩

聽神教來無方滅法說神論佛甲曰可連中元來
 無學一奉能搏千人大口未讀半字因飲水道水能
 養東京人之氣象未請伊勢地又未知日本魂之風
 味唯復稗義能守頑節挫強助弱意豪氣傑凜々赫
 々有進無退有急奔請援兵於不動君無錢迫要僥
 倖於觀音公此他神佛一切無用是我社古來之教
 則也近來我社大有沿革偶試爭鬪則忽蒙懲役一
 脫衣著則直遇罰金渾身青龍實屬畫餽兩腕鬪痕
 亦無威名此社曾以新法為面目是我社謂不自由世所與
 君等共感慨也今日聽青祿宜君說始知國賊人道

與自由束縛之理屈余輩不曾知國有靈教慢惑溺
 頭慾和尚說何其愚也佛本來非我國產物元自天
 竺貿易者也至論捨我父母賴他眷族也如何則畢
 竟難矣一言余輩雖膽甚大賭命大智則甚小矣且余
 日本人祈我國神則必有應佛者他人也縱令雖有
 靈不如父母愛其子之深情余捨百佛万事万端依
 賴一天祖大神曾奉納於成田非少余直到成田鳴
 欺問世人罪可盡剝奪奉納物也不動若吐火焰以
 我神國風襍之若振鏑劍以我天逆鋒討之所曾信
 之觀音自今紙屎乙起色曰歇々々必朝深信佛教

夕忽奉國教其心之輕薄不如一枚紙神教固雖可
 奉何可謗佛乎神宗門之閑店未久焉佛氏既張大
 戶商業普繁盛於邦內不動公之開帳也特揭大榜
 文爾未報之於每戶如某宮教會招牌飄然可在報
 告或貼橫坊板屏為塵埃埋或懸混室牖戶為污水
 浣苟以記神名紙為與寄場招牌一樣觀不亦不敬
 乎雖然人之賽詣未及明王開帳觀今日教場念佛
 題目聲盈耳是佛氏之党倍我教社也汝一兩腕非
 能可斃况能可奪其劍乎不動以甲忽鼓氣曰汝佛
 党也即我仇敵也木像銅佛何能敵一靈幣釋伽佛

若利其金箔忽失靈光我天祖大神在高天原也四
 海無所不照百佛金色不如大神一光線况不動之
 火乎我揭招牌不過報告一事如不動先開帳賦餉
 袋於每戶先掠人飯米後又奪賽錢其所為不離利
 一字貪心慾情元及教則連毀寺院絕其根可矣一
 叟從傍駁論曰二子言皆有蔽我神不可不敬佛亦
 不可不崇汝輩不知有教院乎神佛二教並說並行
 然世人立兩教間有如大惑者是未了解其教也到
 底以佛氏為我教門番則可矣若無守門者則恐蒙
 邪宗侵寇門番則亦維持神國之一器械何用廢毀

汝蒼生能修其身則不論神佛皆可矣又何容嘴於
教門汝輩果有何善行二漢言塞激論火滅甲解惑
神々乎歸乙含憤佛々然去

近年開帳之繁盛日本國中大小靈物苟有像者則
皆屈靈趾遙來東京網收賽錢磨佛光還本所回向
院則如開帳會社釋迦仁王大師本尊等追次出現
先容漸讓後容々々又見後促最負連爭賽詣信心
講競奉納魚河岸之獻燈魚商必大燈益大絃妓藉之奉
額愈長旆幟林立餉米山重懸錦陣繡千位万置演
劇觀物亦奇中出奇貝細工巧形鳥獸磁器具妙造

人像以物為猿猴之舞熊羆之躍充滿一寺域

實無立錐地賽者與觀者輻自四方蟻隊作山蠅集
湧潮茶竈之彩幙閉無暇梁簞之曲杵搗不及一佛
像來而闔都人謀一開帳而万金費嗚呼雖因佛躰
驗所有然非東京豈能致此繁昌乎友生來問曰近
輒有靈佛名者開定例以外之帳未曾開者亦開帳
神之格雖不可測屢勞妙脚者出於神靈說宜乎或
又入人夢促開帳乎予曰嗚呼有靈驗我佛乎夫開
也者與開化之開一樣相似世一開化則無以幻術
魔法誑惑人者靈佛亦速開化而開其帳欲現其真

身以解人疑念也拜一拜前私聞生活辨天亦盛開帳
 於暗堂是皆開化之開帳也嗚呼靈我佛德嗚呼盛
 我開帳一生曰不然々々子愚見最甚矣維新以來
 許佛家食魚肉故不取嫌膾氣於此佛骨化五倍子
 為山師製澹汁欲飽食都人而掠一朝大利明王輩
 閱帳固係商法一事予驚曰妙哉明王之妙商世諺
 所謂以小鰕釣一大棘崖魚者予始觀之妙我明王
 之妙商

夜肆

都下人口凡一百萬一日所費不知幾萬金八百八

街肆店之繁昌亦可推也商間行商市中開市竟日
 賣而日亦不足繼以夜肆夜而又為一繁昌市乃至
 四衢通街繁會所則雜商曝買爭張露肆夾路連席
 經緯櫛比百貨百器一陳一排夜肆則盛於夏秋最
 從日本橋向淺草街為熱鬧焉業夜商者大概隨處
 開店每夕易地昨夜所買今夕不知其已也賣器物
 者皆敷蒲席並燒蠟燭買食物者必安林閣咸張燈
 火光燭焦天薰烟掠地信夫不知者誤想遙街有火
 事火烟愈熾繁雜益劇滿街商賈呼叫湧潮陳丹菓
 與翠瓜煎團糕與甘釀軋々握酢飯揆々炒豌豆食

天夫羅者指代箸摘取醃鍋肉者口啣串立骨董買
 繕瑾物巧欺君子古衣商補敝袍妙罔小人彩燈之
 間賣水大傘之下鬻錫其間又數處挾伎人滑稽講
 師待客集合虛鳴扇而招不聽者皆為聾聵卜先生
 見人經過頻拈箸而道不占者必有災一床售楊枝
 齒藥一席堆箸匣枕函或列百物價皆二錢五厘音住
 文十任人擇取沽金魚者撐硝子甌弄池水於掌上
 銜凉虫者擔翠筠籠來秋聲於肩頭菜商以一把與
 一山為定規魚賈以十頭與半身為一則一山十頭
 價必一錢烟袋夾囊似羨甚粗鋸子小刀似利最鈍

數本情書春色埋塵數冊經籍仁義流塗革靴之古
 物經賤吏趾歸來筒袖之垢衣脫兵卒背轉賣軸則
 多偽畫書則無真筆象牙之箸出自牛角鬣甲之櫛
 成自馬爪允夜肆品物新則出於價偽真則出於古
 舊鬻此物者出自裏店此商業元成於零落賣者不
 正買者亦然買之人多出自冷客中
 一 耶一婦手中掩面三絃鏗鏘向夕而出高調緩節
 行彈行歌似素如熟似巧猶拙此業最出於零落中
 零線賣隱技以糊其口一曲必新內音必美清一曲章
 例不出二錢其曲意曰時適降來雪之霏霰亭子縛

附浦里於庭古木執竹箒打擲之了鬟綠兒縫其袖
道請免々々所謝之了鬟亦共縛之或打或撲或又
踰蹴浦里鎖眉埋腮又泣又悲正是雪約梅花風虐
海棠漸嬌眉轉晴歔歔拂淚道妾身有罪縱遇可責
亦無是非綠者又有何罪遇此折檻綠吞淚道兒非
敢難堪唯思時次郎樣亦遇樓丁打擲兒不堪遺憾
大娘能無怨乎浦里振身恰如狂氣又泣又說兒猶
思君况於妾心乎思彼情人今日彷徨於何處男歌
婦和声々逼真聽者環立衆皆動情名之曰流是亦
夜肆中之一物一生歎道歌者生計亦與明烏甚同

其趣曾為時次郎身飽極明烏愉快天易明烏易鳴
春夢忽與泡雪消滅身世亦與風葉零落今携浦里
說我往事而每夕鬻耻天明烏鳴而歸可憐生涯不
免明烏

紙屏閱場桃梨柿柑追時堆菓或陳雞卵或列乾菓
其菓雖大多是腐敗場前構小欄相距三尺許一筒
十矢價約半錢客擁欄而爭吹發矢所中即得其物
名曰吹取一吹筒口万客嘗之流唾之臭氣可想矢
根皆秃飛々如雨偶中必逆獲者甚少客若百發百
中則我業忽傾巧者可去拙者可來客不知乎我生

計緣在方尺場

古衣舊帶舊而更舊，敞而極敞，綾羅狼藉，青紅交錯，恰是地上之彩霓，風前之紅葉。大抵以糊代絲，洗漆補綴，裝舊為新，醫衰為健，花紋蒲團，返漆舊犢，襪成藍青，足袋變化，古行纏來一括，縵縷虱為巢穴，三尺敞襦，蚤結屯營，一客購新衣而歸，明朝映日，覩之我家，記紋自顯於冥々中，何思曾典淺黃，小袖忽化深黑，外套而復歸於舊主。

青皿白碟，火桶鐵瓶，茶器又陳，酒具又排，山陽之書常信之畫，望之真筆迹之偽物，薰烟新紙而擬古箋，或有後世書朱印者，此商兩三結党，一人箕踞而為肆主，二人徘徊而擬客，見人過則米論物價，甲道甚不慮乙道須減價，肆主不顧曰：官勿吐，戲言箇這烟管交鋪，金銀鑄為地金，有若干價，然今夕始開口，故可減數錢，非敢言預價，欲去則呼反則，又說客遂將去，僮夫聞之，以為烟管量目甚重，以元價猶不敢為，貴曰：須減半圓，翁道已有前客，言官請可加二銖，值始定而拍手，乃故意如惜，曰：吁，廉矣，僮夫攸々歸馬，喰坊旅店，誇示之於他，則何圖，頹然質物走，反尋其商，飄然已去，不知所，在。

彩燈團圓，硝盃玲瓏，有賣涼味，於炎天熱鬧間，者水也。冰之聲，清凉如滴，齒牙為寒，碎堅冰和冷水，或和柑水，與砂糖傾一盃，則渾身爽然，清凉洗骨，真如開仙寰於一盃中。昔年偶賣冰者，或取之於富嶽，或藏寒雪於土室者，也。當今以器械製造之多，輸自箱館來，雖大都會，非因開明，所致爭賣清凉於盛夏一盃，堅冰亦開世恩波之一滴。

紅燈晃々，散書伊奈理須志五字，翁長呼曰：御稻荷。樣一種，魚酢形，如小袋，屠油豆腐，腹而盛骨蕪飯，一箇半錢，一握足飽，稻荷愛狐々，嗜油齏，因有稻荷名。

都人呼物，下神名者不少，餉有雷神糰子，有天津兒根，亦有下神名，於婦人者，呼細君，曰山神，呼寺婦，曰太黑，呼密鬻，春情於暗夜者，曰焰魔，々々最流行於夜肆，蓋買之者多，住地獄裏店，予呼之，曰蕩樂神。

人戶已鎖，露商漸散，茶飯豆腐之孤燈，黯淡影，暗夜發蕎麥之小鈴，錚錚聲，高夜正過，午而更有，閑一繁昌市者，乃麥湯是也。近年麥湯之盛，廣街河岸無處不閑，殊盛者，于兩國橋頭，于築地新富坊，或淺草廣路，或金杉橋畔，如上野廣路，有五十餘竈，夾街占地。

招子燈不異，稻荷奈燈雖賣冰者，未如麦湯之繁昌。
水洗人熱，湯煖人身，煖而又煖，更又溫之。何，以溫之。
欲其煖，則可。使人魂消於麦湯中，如其風味，非余輩
真一極愛味。鈍生所知，聊記其景况於後。

麦湯

數脚胡榻一縱一橫，算疊波紋扇貯凉颼，烟管草匣
副之匣，殊小管殊長，後懸一紅箋燈，麦湯宇外記其
店号，燈下設小茶竈，鐵瓶磁碗，老媪掌之，先供麦湯，
緣麦湯出，櫻湯自櫻湯出，葛湯，次卯湯，並和以砂糖，
兩箇阿娘，葩粧嬋妍，嬌姿婀娜，一則二八，高髻堆雲，

縐巾披紅凉眼，如賣凉娥眉，欲欺娥桃花面，笑而巧
柳枝腰，靡而細，正是早梅香動，春信始通，一則二九
翠鬟沐來，點雲未理，結於後而披以楊柳，風態浮薄，
動止灑落，粉粧雖疑，獨如低鼻，真地臂何面，幸白哲
藉，拈掩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恰似白桃花綻，
曉露欲滴，並着絞浴衣，藍紋摺霞，花宿月長袖
如招垂帶，如呼佇立於榻前，待客其景况，真彼局媚
院一般。

一痕團月遙懸於淺草，天一桁清風遠來於品川濱，
午熱漸消，晚凉可掬，人取新浴，避暑於街頭，兩三携

手三四連肩，緩步逍遙，微吟躊躇，以娘引袖，要道請
為小憩，大娘執管，拘呼請喫一烟，此聲與往年夜娼
近年，夜娼呼客，聲甚相似，客蟻集於榻前，意指目擊
戲梅挑桃，有憚而遠望者，有狎而近窺者，有突抱其
背而下恍惚二字去者，有暴剝其裾而謂觀音開帳
奔者，或有視面而調弄之者，或有打臀而驚駭之者
此等客，則固屬油蟲，特喰數片烟，而不投一文錢者
也。淨瑤瑠會已散去，人力車行漸欲絕，鐵粉湯減，松
聲自低，篋燈花結星影，始暗夜如何乎？將十二時，各
榻只有兩三，狎客娘必授管吹烟，今愛均及數人，與

左容話與右容笑，嬌於前客，眷於後客，恰是一枝，壯
丹開薰於滿庭，孤鶯電信通傳於四海，客亦各異其
趣，或坐而論新聞之叢談，或腕而議台灣之征討，俠
漢舞口巧吐俳優之假聲，書生寫情細說娼妓之口
吻，傍阿娘膝頭，自慢動情，觸阿娘手，我獨傳信，嗷々
艷語於榻隅者，今宵將果宿約也。喃喃密語於燈背
者，明日欲促同游也。恰如情人偷眼注其腰，此野郎
真如痴猫掉尾，繼其袖，彼畜生又始星之議論，懶聞
人之誅謗，閑語雜詬，雖有係世事者，到底不出於挑
娘一事，今宵之鹿果，落孰手乎？記者不能知，卜者不

能占予欲問之於賣大麥湯醫者

娘傍一客膝頭道君則曾相見於何處之人

始見者下曾見二字

君必寄宿某樓上乎果其人也客道僕亦一日忽起

相識之情君曾知則僕亦知妹君有曾住神田橋

外此宿者多之混室乎娘道在某混室幾過三年當時

蒙官輩恩顧不貳所敢謝也客道卿何流寓於各處

不覓良緣櫻樹雖在深山人未知春風吹則必顯於

花色卿花顏一日之春必不可虛過想卿必當良人

在曰妹醜貞如沙魚有誰顧之豈有能遇良緣之理

乎且妹不幸今春失慈萱無親力可恃者寄食於伯

母家偶因絃歌社友之勸開店於此處主公諒諸曰

勿巧吐偽言僕竊聞卿既締盟於某夜々枉歸路問

談家也必矣俚語所謂容邪魔於人之春游者投於

狗喰之僕亦永越則將投於狗可畏々々娘一捻他

膝頭曰君言真可憎客為如避之狀道呵痛々々卿

何下這暴刑娘撫他膝一撫莞爾呈笑曰娘敢謝君

請忍雖然君以無根作說調弄妹々亦不堪憤憤君

言實有罪時適浮雲包月地上忽暗娘更執管授之

吹火光潑起熟視他面目於火光中笑又一笑真是

蓮花含露新嬌欲滴客其襟客拈娘纖手曰君若

真無生春怨請可伴僕所之願七月七日私交一言長生殿夜
半避人娘故示背曰時已至炎暑官賜三旬休暇君
必與彼愛話見關長夜宴三十日夜膠於琴柱結双
蝶一塊之夢何等樂事真可羨妹傍君影亦恐被他
詛豈可得携君手乎客曰勿疑僕決無其事若有佳
耦携卿焉往客切々諭縷々說娘曰然則官請可賜
一證女子固多狐疑况已即若不得其證妹不可敢
從君言也曰僕幸有寫真在明夕必贈之以為證曰
君心真然則春風豈不吹乎君必勿欺騙客探懷投
金曰聊呈寸志以為假證君亦勿罔僕此時娘偷他

眼以自家白臉摩他紅臉一摩客渾身如濺冷水震
乎徹底亦有與遇魑魅是即一一樣之情遂固約明
夕殘思於一涼榻去娘追一拊其背曰君必勿忘吃
度二字客顧曰吃度々々
何人低々唱一片戀歌過娘傾耳思何其声似我情
人乎駢發曼々一走追影遂及之於街側近頃每坊
傍少年避無方便胸裏悻々娘含怨喃喃々說曰昨夕
為期月出相遇之約月高不來月落不來何欺騙人
娘思如焦不堪胸熾即設辭曰昨則三十日檢簿合
算是商家之定額耶亦從手代後侍主人前執算盤

及夜半此故不能偷寸暇也郎非敢欺卿娘歛歛涕
 泣口啣垂鬢手執郎袂曰所以俟君者非他娘頃日
 嗜酸味逾常絕不見月事自摩我肚實為非常之身
 桃李花開則必結實嗚呼如此肚何此肚言娘則必
有十分其真偽
作者未二月三月以袖掩之隨及四月五月又不可
 掩人之卷評亦不可鎖客既知娘與君有盟無曾顧
 娘店者開店以來一夕未遇奇獲是皆係君身聞君
 年季猶有二年娘幸而分身未能為川字樂噫如此
 身何溺於三义水乎投於野中并乎娘死生唯在君
 一心上說了又泣郎歎一歎曰已至其事則又不可

為照準天朝之規則可決其宜也其子若女則卿養
 男則郎養白娘身不能糊其口何以能養其子曰雖
 然郎無策可施也命亦無金不能寧共投於水乎娘
 寄口於他耳曰彼阿杉婆勸娘為某妾聞官等高娘
 瞑目忍耻一待其枕藉則擬謂其子亦有辞事果成
 則子安閑君亦無憂如後與君尋偕老盟又有策
 唯以流身故敢謀之於君々若諾則娘行郎撫齎火
 安曰雖稗史家筆未聞有如此明策策音亦
與作通郎決無
 異論卿速可行也娘又起愁色曰杉婆道辦一行裝
 未浴衣已垢常帶已敝自非贖曾典衣與帶更裁一

新衫不能行其金若干獨如之何郎低聲曰衣裳則
在郎店金則謀於同儕憤之唯卿勿誤其密事二人
密語良久已止手自相觸脚自相交正是鴛鴦合翼
將眠波間提燈一晃革靴登然巡吏叱吒於不意未
兩箇吃愕驚散蹶於案摩師杖案摩亦驚蹶於睡狗
哮々刺々皆驚而去

二箇工男剥裳跌坐於一榻甲肩帕乙手之甲謂乙
曰頃日無大匠事工料亦減百般工人謂利則利然
其分際可知到底無大勝利小可輩雖倒步難敵藝
人能讀橫文一冊巧吐異人假聲則忽上官員倨傲

尊大不人視人余輩卒七年季漸為一日五十錢之
人不亦愚狀乎觀彼俳優殊可謂盛如守田座既詳
編專寫一新景况為大熱鬧且被阿娘戀慕亦一幸
福娘連若聞惡評彥三輩忽起憤怒十倍防我夫侮
彼元一箇乞食天何愛乞食不愛工人乙曰金杉之
新座亦豪氣之一中娘容嘴曰權郎改稱團十郎開
新技而揭名何等奇觀甲曰娘公既一觀乎曰否聞
之於金名郎乙曰雖火於爪無建金庫之日途寧為
一大牢携娘公可到金杉甲曰可矣妙矣善事則可
速饅糕則尊温明朝直可繰出乙曰休々明日一六

斷髮連中占斷觀棚小可氣象雖非敢慳劣觀携貓
 店怪獸一故謂絃忽澈痛癢勿乃不如避娘曰斷髮頭顱
 必暴妹甚厭之請期他日甲曰娘公猶厭何等斷髮
 或嫌黑奴乎彼亦斷髮獨不欲之也如日本人則可
 無君不愛者異人剃赤髮則猶可矣聞娘公擒山手
 大將既弄之於掌上何等引力引音與彥三權郎固
 不及谷風雷電故角亦不可及也况大工墾匠乎百
 工終日之勞料不如娘一夕枕價文明乎開化乎皆
 歸婦人一屍故有夫則必屍之屍亦大屍柳橋怪獸
 論其藝價不如鳴蜩一声猫之繁昌亦先其屍後其

面部真屍則金匣也雖猫皮薄賴屍有金能不破裂
 不亦奇乎乙曰旧雪馱雪馱廢而新雪馱行是亦
 一新中一物娘掩他口曰這口可惡甲曰男子之上
 口雖惡不敢為害女子之下口雖好能為災娘公下
 口若能語則何等惡醜小可口則端正之口未曾吐
 一虛言乙鼓氣曰虛言與充頭元不可結宜哉言乎
 娘改辭曰劇場行之約除明日則又期何日乙顧甲
 曰想一日賞用約五圓金汝能償之乎甲曰俳優固
 非余性所欲以余一片假聲不如換五圓觀也娘曰
 謂不吐虛之口未乾忽吐虛何等拙夫何等未練娘

上口固不吐虛下口則未食一物無可吐者汝輩兩口難敵娘一口豈可抗娘上下口乎摘他鼻頭一扭甲乙曰此手可畏即擒大將之手娘大冷笑曰世謂之摘鼻野郎

西洋斷髮鋪

十尺小肆漆板擬石塗柱欺鐵形如異人館而與初編所謂西洋日鏡鋪甚同其趣一箇亮棒頭圓如玉簪花渾身斜畫紅白二線建之於肆前以為招子案西人則帶雪白東人則含菓紅々白二色則像之圓頭則擬其頭髮歟予將問之於博識先生中央安竟

子一隅設水鏡懸剪刀於其側獸皮以磨剃刀毛刷以代密篋客凭凳于為如跌坐僧之狀親方立其後下剪刀斬々軋々髮隨鉸飛席上髮可掬全頭髮了則塗洗膏兩沐之濺香水而澤之頭顱始輕人皆呼快因俯髮忽化閑化頭無復顧糞船束藁者世人一入斷髮党則喋々論英佛之風俗其容姿亦有不異其國人者僮夫聞之以為凡有學才者自頭顱至趾踵皆從海外輸入者也是非敢然閑化之風俗亦復古更始之一物也今觀都俗男而不斷髮者曰因循婦而不剃眉者曰開化或有壯而蓄鬚正學古代風

火郎或有老而磨齒再開十六春情婦呼之謂文明
乎我國上古則男女皆被髮而服窄袖古與今則特
不過左其衽與右之爾是即復古之一新風而決非
輸入物人亦泥於旧習而勿費香膏與掠頭頭顱既
開化則心腸亦自可為文明也斷髮頭則可謂開化
雛形器物成自雛形開化始自頭顱々々則腦水之
居室腦水則四肢之長官々々若因循則手之疥癬
足之所踏皆不免固陋勸乎々々我党小子束髮依
然為髻不知所以斷之苟托頭於我社者則開化之
徒也七髻八頭髮之無餘斷乎斷乎我待頭者也散

髮有數種曰英風曰佛風或曰日本風其值每店雖
不同初髮則約不出於二三銖間再髮則七八錢較
近有稱一窠形者剃前髮與中髮而髮其餘髮恰如
窠形因循與開化戰於一頭上名之可謂半開頭乎
是亦將問於博識先生
代地隱居自稱博學之古物不曾懸泰西事情於鼻
頭開化議論入耳則顰蹙而不顧之一生叩叟曰靖
蜓立於叟頭也久焉何與髻雪共不掃之叟如確
乎送生涯於頑固中則雖遇昭代無一樂事叟又有
何樂叟舉頤苦笑曰世人斷髮則不論其賢愚總稱

新編 第四編
之開化頭顱雖能開化心腸未洗濯則無一裨益汝
亦有何樂君子訥於言而欲敏於行開化薄於虛飾
而欲厚於實行更甚不欲當今之風俗世人道孔子
之道則迂也釋迦之說則虛也獨以夷人之寐語為
有利果有利則人信之也不待言然如洋學私校則
中途而廢類恰如裏店婚禮大低無稱長持者此蔽
則流於虛飾而生於費用不能支謂學校則始建築
羨室而必張大門戶終多數月間而瓦解者學問之
道則在其書不在其室未聞有受教於王樓則進聞
道於草廬則却之理泰西諸國則謂起我力不能維

持之大業者為英雄乎學校而有不如教一冊商賈
往來寺小屋先生者唯賣虛飾而無實行者如戲場
觀物招牌何足盡信斷髮頭亦贗開化之招牌更惡
口吐虛義而身無實行者故頭上之蜻蚨木掃也更
說了將着敝履去生留袖曰老先以斷髮為招牌々
々則元其招牌也然以招牌為虛飾乎西施蒙糞桶
則人皆掩鼻而過小町為乞食則人必掩眼而不顧
是非其失表只由欠其粉粧不見人愛顧也爰有大
洋學士頭戴束藁腰橫長劍短袖矮袴頭真乎頑固
面則人必不信之也又爰有一生雖未讀一葉洋書

頭既斷髮，身纏洋服，踵着革靴，則人視做有學力者，風俗既開化，則言行不必固陋，是皆因有一箇招牌也。芝言不揭繪看板，則無顧之者，名藥不敷功能書，則無買之者，况人而無招牌，有誰目之？叟大笑曰：頭髮則僅費二銖，而能開化，肚裏之臭垢，則何以能洗？生曰：有々近頃病院之盛，以器械視患者，胸部又如吉原則既設，檢癥院專有下門之穿鑿，上部與下部則可得能洗之，所未見則總寸許中部，爾是亦必有發明良法者，而能洗之僕，則經濟家也。須問之於窮理家，天下人民未全開化者，則畢竟招牌之數未多。

也。今大募斷髮師，盡捕長髮人而斷之，可矣。親方止剪刀曰：斷髮則小可之職，掌雖百萬頭，我社能芟開化之請負，則先可下於余手也。叟曰：頭顱則雖托之於此，舖肚裏之洗濯則委之於何人？窮理先生亦住於何處？親方曰：人各有職，頭部則小可司之，腹部則欲謀之，於西洋洗濯肆，肺腸如敬則送之，於西洋裁縫店補綴之，則如何？衆大笑而去。

東京新繁昌記卷之四終

明治七年第十月

發京橋銀坐三町目

山城屋政告

行兌

